

露·温切斯特

## 第一章

这是一个阴湿湿的清晨，每个人、每种动物都感到少有的冷。静止的空气象是从密西西比河的河面腾起的冷气，笼罩着整个柯洛弗村。这个村子座落在四英里长的哈柏岛上。傍晚，天空布满了彩色的云雾，在蓝天的帷幕上映出朵朵火红的云彩。这预示着无雨的晴矢。

在一空旷的场地上，座落着一幢无窗帘的二层楼小屋。这幢小楼每一层有六间房，墙上的涂料已经剥落，有着明显的破痕。对于居住了九个人的温切斯特的家族来说，又未免小了点。

露茜姑娘正在往鼎脚的烧饭炉里添加柴禾。随即她不停地用两手抹自己的前额，不多一会，她的双手已沾满了汗水。

“妈妈，”她喊着，“你怎么可以碰它呢？你会被炉子烫着的！”她担心地说。

一个长着稀稀落落的灰白头发的老妇人面对露茜，叹了一口气。接着她用长勺不断地搅着黄色的浓汤。一会儿，她又走回来，拈起褪了色的绿围巾角用力擦去脸上、脖子上的汗水。她轻轻地叹息道：“正是这样，我想，女人在做这种活时都这么热，但我做这些事是没什么问题的。”温切斯特夫人坐到椅子上，并把身体倚在椅子的高背上，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捋了捋，接着又长呼了几口热气，用长勺扇了扇。

“妈妈。”露茜叫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们的蘑菇够了吗？”露茜拿着一碟菜，上面浇了些番茄酱，递给她妈妈。

老夫人问：“这不是早上剩下的一半吗？”她俯下头去看罐子。

“是的。”露茜答道。脸上带着惶惑的神情。

“够我们吃的了，这就好了。”

露茜又回到炉子边去搅浓汤。

“为什么不开灯？你不认为要有风暴了？”

“啊，不，妈妈，不会有风暴。”露茜年轻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恐。

“今晚天黑得太早了。”温切斯特夫人坚持道。

“哦，妈妈！”露茜更加恐慌地叫道。此时的气氛好不惶恐，畏惧中混杂着伤感。她轻轻地补充道：“太阳已经落在谷堆上了。妈妈，不用几个星期，白天就变得更短了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是上星期爸爸看了日历后告诉我的。”

“当然，我记得。”她擦着她的颈背说。

露茜切好土豆片准备油炸。她看了一眼母亲，她自信自己已跟母亲差不多高了，和母亲一样健壮，或是更壮些，体重也更重些。她瞥了一眼母亲粗壮的手臂。露茜和了几团面粉，并为她的全家——从父亲一直到最小的弟弟考克烫好了衣服。露茜已经十二岁了。

“这是——”露茜犹豫地争辩道。在她那年轻的心里总是怕挫伤母亲的心。于是，她带着敏锐的神情，冒险地说：“这是你的眼睛有问题，妈妈。”

温切斯特夫人明智地点点头。

几个月以前，露茜就已经注意到母亲的视力渐渐衰退。

“噢，妈妈，我但愿你能有一副眼镜。”

“总有一天我会有的。当——”母亲没有再说下去，每一个懂事的孩子都知道：总有那么一天，那是多么遥远的将来啊。

“总有一天。”露茜低声喃喃着。她真想叫喊，那些推诿的词语，早在两年前父亲就反复说过的那些话——不久的那天，母亲会有眼镜的——又在她耳边回响。

还是在露茜十岁的时候，母亲已去看过眼科医生，如今露茜对那天早晨的事，仍记忆犹新。母亲不能穿针引线了，但是她仍执着地做着。自那天起，露茜为了母亲的眼睛，承担起所有钉钮扣、打补丁、缝补短袜之类的活。

“总有一天。”露茜又一次低声叹息。它总是环绕着我们，却又漂浮得那么高、那么远、永远够不着。父亲每次进城总要带上一捆木材或是碎木，换取一些糖、面粉、咖啡、盐、油、高粱和家畜（只有少量的家畜）带回家来。有时还带回修好的鞋子、火柴、番茄以及那些真正需要的大大小的作物，或是茂盛的野生常春藤。而母亲的眼镜却一直被搁在一边，悬而未决。

弗萝茜和洛蕾塔两人的年龄是可以洗洗碗、整理床铺、扫地、提水或是拔除院子里的杂草。坎尼斯长得较大，而且又聪明，完全可以喂鸡。但是，无论他们三个中的哪一个，总想躲避劳动，贪玩。而露茜不仅要干烘面包、做饼干、制馅饼等厨房活，还得干打扫房间、清除垃圾、扫地之类的活。她又从父亲那儿学会了为坎尼斯、弗洛依德和最小的考克理发，因为父亲从早到晚在木场工作，他太疲倦了，以致不能为孩子们理

发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，妈妈？”露茜炒了下锅里的土豆片，热油在飞溅，厨房里充满了生土豆的清香味。

“我记得在我的围裙上沿插着一条手绢，我一定是把它丢在哪里了？”

“在这儿哪。”露茜捡起用面粉袋布做成的手绢，并把它塞进母亲围裙的上沿，拍了拍她的肩说，“给你，”露茜又转身翻动了一下早已炸得松脆可口的土豆片。“妈妈，你猜昨天我端上奶油的时候，波莉阿姨告诉了我什么？”露茜迅速地盛好土豆片，坐在餐桌前说道。

“不知道。说什么啦？”

“你不能猜一猜吗？”

“我一点也猜不着，说了什么？露茜，快告诉我吧。”

“唔。”露茜双手托着一个盘子，脸颊绯红，就象她那褪了色的裙子反面的桃红色。“有一个传教士将从很远的地方来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但是他将到赫本德小学校传教，每晚或是一星期一次。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可我没听到过此事。”

夜晚降临了，露茜蹦跳着靠近母亲的身边，说：“妈妈，我能去吗？”

“波莉阿姨打算去吗？”

“嗯，她没有明说，但是我想，她会去的，如果她不出远门，一定会去的。”露茜的口吻略带激动，并且预言道，“我几乎能肯定，艾玛·戴维斯是去的，在柯诺白我会遇见她的。噢，妈妈，你说我可以去，请你说吧，妈妈。”露茜跟母亲挨得那么近，象是要亲吻母亲。露茜同母亲齐肩坐着，她能够闻

到母亲的头发味，这气味很好闻，略带着一些芳香。

“但是，露茜，你怎么回家呢？嗯，让我想一想，这样吧，这件事最后还得由你父亲来决定。”

“我会与艾玛和琼一起到柯诺白，并且从那儿回家，我不害怕的，天上的月亮亮得很。妈妈，我非常想去，请你不要征求父亲的意见，让我去吧！”

“要去哪儿？”从门口传来约翰的声音，露茜吓了一跳。约翰·温切斯特把他那顶破草帽挂在厨房门后面的挂钩上，然后把视线移到露茜身上，他那黑眸炯炯有神。露茜竭力不想让父亲知道，当她放置刀叉时，她的手和腿颤抖得很厉害。

“你说要到哪里去？”父亲用严厉的口气又问露茜，并希望得到回答。

“到小学校去，父亲。”露茜回答时几乎不敢看她父亲一眼，一把叉子从她手里掉下，但她很快就捡了起来。

“上那儿干什么？”约翰把一桶水倒入门旁木箱上灰色的脸盆内，然后把手伸到里面，洗他那黄褐色的手，把水溅得到处都是。

“有一个集会，父亲。”

“什么类型的集会？”

“嗯，那是……”。

“唔，说吧，说出来，是不是有一些宗教书，你总想要学它？是吧？”他用那双湿手擦擦汗淋淋的脸。

“从其他州来了个传教士，父亲。”她竭力平静地解释道。

“哦？”

“波莉阿姨也去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至少我认为是这样，是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。我敢肯定这是件好事情，父亲。”露茜端了几张椅子放在桌前。坎尼斯、弗萝茜、洛蕾塔和弗洛依德坐在父亲做的长木凳上，露茜的脸涨得通红。

“那么，我想，波莉阿姨应该告诉你，你得留在这里干活。”约翰·温切斯特慢慢地走到露茜的身边，象根巨柱似地站着。“象你这样年龄的年轻姑娘，本应是围着锅台转，绕着学校走，唉！现在的女人喜欢听一些传教士或是一些伪装成传教士的人胡言乱语，女孩子们一旦迷上这些，她们都将一事无成或者成为一个愚蠢的傻瓜。”

约翰·温切斯特仿佛对自己的演说很满意。露茜深蓝色的眼睛注视着父亲，脸上红得发烫，一束棕色的头发披在她的左脸上。“露茜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些，“你要去的地方在这里、在这里！”他指着他的妻子曼琴说，“帮助你的母亲，懂吗？”

“哦，约翰。”温切斯特夫人开始小心翼翼地说，她开口的机会本寥寥无几，还要担心被拒绝。丈夫的话带有权威性，最后总是他说了算。他看着妻子那含有惊慌的表情，突然发生了兴趣。“露茜已经是我的好帮手了，但她却是一个倒霉的好帮手。”她说道，“除了家务之外，她从没有得到应有的那一份权利。”

使曼琴感到惊讶的是约翰在听着，他的视线从她的身上几次转移到露茜的脸上。“不要用围栏拴住她，是我要她去听布道的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露茜已经失去了好多上学的机会，她也从未抱怨过一次。约翰，我觉得她应该得到一次外出的机

会，他们不会伤害她的，她可以去吗？”约翰这时才回过神来。而曼琴则为她自己所说过的一番话感到吃惊。

约翰·温切斯特突然坐下，解开了左脚的鞋带，随后又踢掉了那只鞋子。“曼琴，”他说，“现在你听我说，这会是蠢话，你得承认我是对的。况且，我非常讨厌听见她唠唠叨叨地重复那些《圣经》上的话。你知道每个星期天她将徒步行走四英里到那所学校。”他脱掉了第二只鞋。“从圣尼港来传教士，已经有两年了，直到今后，那些传教士每次进入这栋房子，”约翰提高了嗓音，“每一次，”他瞥了一眼露茜，肯定她是在听着。“我不得不听他们的布道，考克、弗洛依德相信他们的谎言，他们光知道迷恋这些，他们认为圣经里面说的全是真的，于是唱起了圣歌——那些发疯的歌，‘穿着金色的舞鞋走遍上帝的天堂’啊，我真感到厌烦。”

“但是说实在的，约翰，”他妻子话里带有一点火药味“你不是也呆在房子里听吗？他们两个不是同你一样吗？”

约翰·温切斯特重又站起，把双手深深插入外衣口袋里，“啊，现在她几个晚上要去，白天又不能做什么，我说。年轻的姑娘——。”

“去哪里？爸爸。”坎尼斯、弗萝茜和洛蕾塔一齐走进门来，妈妈早已把一锅热浓汤放在餐桌上。

“倒水，弗萝茜。”父亲吩咐道。

“喂，露茜，今晚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坎尼斯问。露茜试图回答，但她觉得有东西堵着喉咙，于是，她默不作声地做着菜。☞

“牛奶，”温切斯特夫人的声音，“在上面吗？露西。”

“没放在那里。”露茜跑到另一间房里去取牛奶。

“露茜要去哪儿，妈妈？”洛蕾塔用手臂亲热地勾住妈妈的肩说，“告诉我。”

“去赫本德参加一个集会，但是……”

“她去吗，妈妈？”弗萝茜打断了母亲的话。

“不，”温切斯特先生几乎叫了起来，“她不去。”他认定自己可以独断专行，于是他便坐到餐桌的一端，用刀柄在红白相间的油腻的桌布上敲了两次。

“噢，上帝，上帝。”当露茜取回牛奶时，坎尼斯唱起了赞美歌。“你不能——”

“坎尼斯！”约翰用严厉的声调叫喊着，他那浓浓的睫毛盖住了下眼帘。所有温切斯特家的成员知道父亲的权威统治着他们，而且必须承认它是绝对可靠的。

露茜大吃一惊，她看着父亲，她的目光与父亲的目光相遇了，却没有发现粗暴的痕迹，她又感到困惑了。

## 第二章

温切斯特一家在安静的氛围里吃着晚饭，考克舀了一勺热浓汤，打开话闸，才打破了这样的气氛。那是关心安慰的话语，并且吻了妈妈和露茜。露茜把汤搅拌以后，放了盐，吹吹凉，并且先尝了尝味。考克又舀汤。不一会儿，土豆吃得所剩无几，那汤碗也已见底。用一点面包皮沾沾汤，这顿饭就算吃好了。温切斯特家总是没有最后一道甜点心，所以那些小猫和狗就更不用提了。

温切斯特通常在饭后径直去谷仓，然而今晚他坐在木箱上，用小刀刮他鞋子上的泥。

露茜收拾起碗筷，并且用自制的肥皂冲成肥皂水。妈妈去拿扫帚，扫着空荡荡的地板。这点碎渣不需要用一个垃圾盘。厨柜下面的笼子里养着小鸡，它们能够安睡，每天只要扔一点面包屑就行。按往常，晚饭后，十二岁以下的六个孩子都到外面玩捉迷藏的游戏。

温切斯特在角落里，注视着正在洗盘子的露茜。她的健壮的手臂迅速地擦着盘子。他看到一只有裂纹的盘子掉进肥皂水里，他想：她是累了。他继续摆弄着自己的鞋子，直到那些盘子几乎全部洗完，露茜感到无法找到那只掉下去的盘子，但她知道父亲在那儿，她能听见他那重重的、平稳的呼吸声。

突然，他抬起双脚，走到门口：“弗萝茜。”

从丁香花丛枝后面传来一声微弱的回答。

“弗萝茜·温切斯特。”他用更高的声音喊着。

弗萝茜奔了过来：“啊，爸爸。啊，你叫我吗？”

“我说，小姑娘，现在你在这里替露茜擦干盘子。”

“好，我行。”她从他身边闪过。但是，突然，肩膀被“啪”地打了一下。

“你不害臊吗？这样磨磨蹭蹭的！”他放下鞋子说。

“我正准备进去哩，父亲。”弗萝茜很生气地嘀咕道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：如果你期望我相信你，那么现在就把这些盘子堆起来，现在就干。”

约翰系好鞋带。

他走到谷仓前，过了些时候，他站在开着的朝西的门口，拿着烟斗，凝视着门外远处的小山、天上的云和精彩的落日——简直太美了。特别是那落日，它就象一个大自然的美人，新月在等待着和她轮换上位，争艳媲美。

这完完全全是真的，约翰感叹地想。在那些事情上，他不能和自己的思想辩论，劝不住自己。露茜已成为一个好帮手，尽管她傻乎乎地倾心于宗教信仰。今晚她使他猛地想起了他的姐姐、露茜的姑妈——玛白尔了。

露茜长得愈来愈象她了。约翰踢开一块脏土，同样长的金发，同样白皙的脸，同样玫瑰色的脸颊，同样美丽的眼睛——柔软、碧蓝，同样健美的身材。他踢去另一块土。露茜十二岁了。十二岁？他觉得露茜好象已经过了十五岁。

约翰移了一下他的烟斗，清了清嗓子。当年肺炎侵袭玛白尔时，她十七岁。玛白尔·温切斯特，在唐肯乡村是一个俊俏的小姑娘。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每个人都那么喜欢她。她从没

有敌手。她同三个好朋友情同手足，亲密的程度远超过姐妹之间，而他自己的女儿露茜，看上去却是那样的不驯服……

“站到上面，达夫。”约翰把他的马赶到小丘上面，“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把马拉到院子大门。“露茜，”他叫道，“喂，露茜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她走出门外。

“把你的衣服换一下，快出来。”

露茜一只手从门柱上滑移下来，她被弄糊涂了，身体的另一半好象凝冻了。

“去准备准备。”

父亲是什么意思？露茜全身发抖，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。一会儿，她就来到院子大门，又快速系好鞋带。

曼琴·温切斯特来到门口时正听到约翰说：“跳上来，坐在我前面，我就带你这一次。你以后不要和艾玛、琼·戴维斯在半夜里走那条小道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露茜真想回身搂住父亲的脖子吻他。无论怎么说，他变了。

在此之前，她不能想象自己会如此急切地要拥抱父亲。过去他是那么令人畏惧。

温切斯特夫人陷入沉思，她听见的是真的吗？约翰怎么变了？若不是孩子们来问话，她会一直呆下去的。

还是等露茜回来后再问她吧，

露茜这时坐在达夫的身上，沿着脏乱的路奔驰，她心里很不平静，弄不明白父亲的突然转变。她拍拍自己的头，确信这是实实在在的，而并非在梦中。她真想大喊大笑。晚风吹起她

那棕色的头发，轻轻地拂着父亲的脸。

可真有意思，约翰以前从未体验过自己漂亮女儿的棕色头发温柔地拂着他。他任凭脸上的头发随风飘拂着。

小学里亮着几盏油灯，人们早已聚集在里面。许多人是徒步走来的，只有几匹马拴在树干上。

“听着，露茜。”父亲压低着调门慎重地说，“我打算到圣尼港小酒馆去呆一会，九点正我来接你，明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小学里有一只钟，是吗？”他扶她下马。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好，现在你可以进去了，待会儿你出来时，我也回来了。”

“好，父亲，我在这儿等你。”

“到时不管这个会是不是开完，懂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我保证不让你等我。呵，父亲，你真好？你带我这儿，我是多么高兴。”

约翰走了，身后扬起一团尘土。

胆小的露茜走进来。她扫视了一下这间教室，没有看见波莉阿姨，这使她感到很失望。但她尽量掩饰着这种情绪。她打算一回家就告诉所有的人，她坐在阿姨的后面。

一个年轻女人坐在离露茜不远的前面，不时回过头来。露茜认出她是凡舍斯道夫人，过去是要好的邻居。记得从前他们一年中总有几次相聚在一起。大约还在露茜五岁的时候，凡舍斯道夫人为她买了一只小巧玲珑的陶瓷杯和茶托，露茜至今还保存着那只杯子，可惜茶托已经摔坏了。

凡舍斯道夫人也认出她了，显得有点激动。“露茜，我的孩子，能看见你太好了。我看了好几次，才确认是你。你长大了，

露茜，你成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年轻姑娘！你一个人来的吗？”

“不，父亲带我来的。”

“你父亲？”凡舍斯道夫人大感迷惑不解，眼睛里流露出惊讶的神情。

“骑他的马来。”露茜微笑着补充道，脸上漾起了红晕。

“哦，哦——”

“晚上好，姑娘。”一位男子伸出手，握住露茜的手摇着，他又轻问凡舍斯道夫人：“我早已看见这姑娘在你背后。请问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露茜·温切斯特。”她眼睛注视着那男子，双手不停地抹平裙子上的皱褶。

“露茜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哦，我叫勃劳德·白斯特立顿。我的《圣经》布道是一个星期。”他微笑着在她的面前坐下，显得那么真诚，开朗的脸上神采飞扬。露茜不由得朝后靠靠。“露茜·温切斯特，”他重复说，“按我的想法，你有一个世界上最美的名字，因为露茜也是我妻子的名字。”

“是吗？”露茜的脸红了。可是这一切令她感到轻松，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。他说“露茜”这名字很美，可过去从没人对她这么说过。

“有许多人进来了，我必须同他们去握手，请原谅。”

当他走后，露茜靠近凡舍斯道夫人轻轻耳语道：“他说的话是真心实意地吗？”

“当然，孩子。他不是那种乏味的传教士，他是真正的福音者，他必须思考包括露茜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东西。”

当传教士到平台的走廊上经过露茜身边时，停住了：“露茜，今晚到这儿来的人当中象你这样年龄的并不多，以后无论哪个晚上你都可以来。”

“我也希望这样。”

露茜是太怕羞或许真是太快活了，以致不能跟着一起唱歌，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心满意足地让自己的眼睛停留在勃劳德·白斯特立顿那发光的脸上。他领大家唱歌，然后祈祷。他用真挚忠诚的语调和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教，既简单明了又富有戏剧性，连十二岁的露茜也能听懂。

“现在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我要向你们宣读《旧约全书》。‘他由于我们的罪过而感到疑惑（他是祸患，因为我们在哪里，哪里就有错处）。由于我们的邪恶，他被撞伤（因为我们的不正直），我们的和睦建立在惩罚他上面（他代我们受罪），我们都是迷途的羔羊！’我将一次次地讲解，使你们明了，我要使在座的每个人，从最年轻的起——”

露茜转过头去。她的呼吸变得局促了。她双手紧抓皮带，忽地站起来。

传教士停顿了片刻。当露茜匆匆朝门外走时，每个人都掉转头来。

这个圣经的福音者很是惊讶：他说了什么才使她这样突然离去？这个小女孩不是一直在认真听他的传教吗？

“姑娘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已经赶在你前面了。”约翰·温切斯特的声音是那样地刺耳，那样地严厉。露茜的心被刺痛了，里面的人会不会听见这声音呢？

“对不起，父亲。”她轻轻地支吾着，“我没找到钟。”

“已经过九点了。”他扶她上马。

“你等了好久了吧？”她的愉快早已变成了恐惧。

父亲没有回答，策马离开。

“我……听见马叫就出来了，父亲，相信我，我立刻就出来了。”

他清清嗓子干脆地说：“好吧，但听着：你到这儿来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那人要讲多久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我想他已接近尾声。”两行泪水挂在她的脸上。

“那儿有很多人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努力控制住自己异样的声调。

“唔！”约翰在达夫屁股上“啪”地打了一下。“一个像你这样年龄的姑娘应当在九点上床了。大伙给那传教士迷住了。然而如果他说话小心点的话，就不至于让妇女、孩子都流泪，直到不知相信谁好。”

露茜轻轻拍自己的脸：“父亲，今晚有许多男人在，不全是妇女和孩子。”说完，她有点怕。

“无论怎么样，你总不该晚回来。”露茜无话可说，她知道话里的真正含意。

她的脖子后面感觉到父亲呼出的热气。他喝酒了？他对妈妈说，到酒店去玩牌。不过露茜也从没看见他酒醉后回家。此时他的酒气灌进她的脖子和耳朵里，使露茜感到局促不安，心怦怦直跳。

再也不可能？一次也不许去听传数？刚去了一次，是什么使父亲改变主意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多么巨大的失望！

虽然是自己的父亲，但她从不了解他。多少个星期天的下

午，几个男邻居和温切斯特围坐在桌子旁玩纸牌，一玩就是几小时。这样，每个温切斯特的成员，从母亲到最小的考克，都知道这是他们出外的时候。任何一个干涉约翰所偏爱的娱乐活动的孩子都要遭打。露茜就跑得远远地，直到听不到一点吵闹声为止。

“父亲，今晚您为我辛苦了，谢谢。”她的声音微弱得象是耳语。

她进屋径直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。

月光从东窗照射进来，现在她不必察颜观色或者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了。她跪在窗下，凝望着月亮和遥远的钻石般的小星星。

“哦，上帝，我多么想更多地了解你。你一定很令人惊异，使人明智，如果我有一本《圣经》，也许能更多地聆听你的话。我知道父亲不会改变主意，乞求也无用，他不会让我到圣尼港的星期日学校去。上帝啊，作为你的孩子，我是多么忧伤。

突然，抑制不住的泪水充满了露茜的眼眶，从下巴落在窗台上。她听凭泪水涌出，反正没有一个人看见，除非上帝知道。

当她坠入梦乡时，几乎已是早晨。她梦见自己抱着一只受伤的小羊羔。突然坎尼斯抢过可怜的小羊羔，用脚重重地踩它，不管露茜怎样拼命叫喊，无人制止他的行为，反而嘲笑她。

露茜吓得惊醒过来。过一会，她听见有人，也许是父亲朝木桶里灌水，她知道该是起床的时候了，于是她匆匆下楼去了。